



辽海丹忠录

【明】孤愤生 著 苗壮 校点

序

一腔热血洒何地，不洒于国，为谁洒乎？所可痛者，贺兰山下之侠骨，犹蒙诟詈之声；钱塘江上之畸夷，只快忌嫉之口。此忠臣饮恨九泉，旁观者亦为之愤懑也。如浑河之殉，为违制；镇武之殒，为浪战；老谋筹国，竟以左排右挤，先扬王而传首九边；至辽海所持为长城者，蔑而杀之，至酿逆胡犯阙，不得竟牵掣之功。所为肯徐蜚气，犹为吐冤气于天壤；溟渤涛声，犹为泻冤声于朝夕。檀子若在，胡马宁至饮江哉！顾铄金之口，能死豪杰于舌端；而如椽之笔，亦能生忠贞于毫下；此子弟《丹忠》所繇录也。至其词之宁雅而不俚，事之宁核而不诞，不剽袭于陈言，不借吻于俗套，议论发抒其经纬，好恶一本于大公，具眼者自鉴之，予亦何敢阿所好乎！因其款付剞劂也，谨发其意以弁诸首。时崇禎之重午。

翠娛閣主人題

翠娛主人（印）

兩侯氏（印）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明朝人写的反映明末辽东战事的历史传记。它以明代名将毛文龙抗清为主线，描写了后金的兴起、萨尔浒之战、明军的失利、后金军的步步进逼；危机时刻，辽东经略熊廷弼大胆起用练兵游击毛文龙，毛用计收复失地，牵制敌兵威震辽东。然而，明督师袁崇焕嫉贤妒能，错杀了毛文龙，随之清兵由喜峰口长驱直入，袭扰京师。全书以袁崇焕被革职拿问为终结。

作者站在明朝人的立场上，赞颂了忠臣的孤忠和功绩，再现了辽东军民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场面，反映了明末军政内幕的险恶无常和明清之际变幻的时代风云。所写多据史实，是一部研究明清战争的重要文学资料。

本书国内久无传本，多年孤存于海外，近年由我国学者引回，现首次予以整理出版，以饯读者。

辽海丹忠录

平原 孤愤生戏草
铁崖 热肠人偶评

第一回 斩叛夷奴酋滥爵 急备御群贤伐谋

千古君臣义，	颠危不可弃。
热血须教洒一腔，	尸沉马革夫谁避。
薪何嫌，预谋徙，	敝誓令，立为起。
此身许国家何知，	一笑九泉无所悸。
忠不祈，君王鉴，	事何烦，史臣记。
男儿自了男儿志，	无愧此心而已矣。

从来五伦，第一是君臣。这君臣不消说到为官受禄上，凡是在王之土，食土之毛的，也便戴他为君，我就是他的臣了。况是高爵重禄，乐人之乐者，岂可不忧人之忧；食人之禄者，岂可不忠人之事。但世乱才识忠臣，那忠臣又有几等不易识；有一等是他一心为国，识力又高，众人见是承平，他却独知有隐祸，任人笑他为痴为狂，他却开人不敢开之口，发人不能发之机，这乃先事之忠。有一等独力持危，胆智又大，众人都生推托，他却独自为挽回，任人笑他为愚为

愁，他却做人不敢做之事，救人不能救之危，这乃是已后事之忠。这还是忠之有益的。一等当时势之难为，与其苟且偷生，把一个降留臭名在千年，付一个逃留残喘于旦夕，不如轰轰烈烈，与官守为存亡，或是刎头系颈，身死疆场；或是冒矢冲锋，骨碎战阵。这虽此身无济于国家，却也此心可质之天日。还有一等，以忠遭疑，以忠得忌，铁铮铮一副肝肠，任是流离颠沛，不肯改移；热腾腾一点心情，任是饮刃断头，不忘君父，寸心不白，功丧垂成，一时几味是非，事后终彰他忠荃，这又是忠之变，忠之奇。这干忠臣，历代都有，就是我朝，也不乏人。更经 神庙 三朝，鼓舞作兴，更觉忠臣辈出，也只是逆酋奴儿哈赤倡乱之时。

这奴酋原是残金子孙，世居辽东塞外建州地方，背枕长白山，西临鸭绿江，人生来都狡猾强悍，国初归降，曾封他酋长做都督，其余部下，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。他远祖姓佟，也世袭指挥职衔。后来成化间都督董山作乱，万历间都督王杲作乱，都发兵剿杀。剿王杲时，他祖爷名唤叫场父塔失，也都效顺，为官兵向守，死于兵火。此时哈赤同兄弟速儿哈赤都年纪小，不能管领部下，辽东总兵李成梁怜他祖父死于王事，都收他在家，充作家丁，抚绥他也有恩。这奴酋却也乖觉，就习得中国的语言，知得中国的虚实，博览书史，精于韬铃，武略过人，弓马纯熟，后来也得李总兵力，袭了个建州指挥。有了官衔，便可驾驭得人，他便将旧时部下温语招抚，不服的便发兵征讨，海西一带，渐已畏服他。

到万历十七年，木札河夷人克五十，他来柴河堡地方掳掠牛马，杀坏军民，守堡指挥刘斧督兵追捕，不防他躲在沟中，跳将出来，一箭把一个刘指挥射死，惊散追兵。后来合夷汉兵去讨他，克五十猛勇，官兵不敢进，亏得奴酋父子兵

来，见了笑道：“这几个毛鞑，尚不敢敌他，待我来！”止住众兵，跃马出战，不一刻斩了克五十，并他部下献功。

斩叛着微劳， 饥鹰暂就缘。

西风若相借， 肯惮九天高。

总镇奏了他的功绩， 朝议加他做都督。

此时辽东边上鞑子，止得王台子孙南关猛骨孛罗、北关金台吉是都督，他如今与两关一般，官职已是大了，又许他约束毛怜建州各卫，他得倚势欺压各部。且又因斩克五十时，窥见官兵脆弱，更有轻中国心，据山做个老寨，这山四面斗绝，人不可攻，老寨皆是峻岭高山，左首立一董古寨，右首立一个新河寨，面前排列着阎王、牛毛、甘孤里、古坟、板桥、柳木等六寨，将本地出貂鼠皮、人参，交易中国外夷金银粮米，好生富饶，所以兵精粮足。近着他部夷，如张海、兀喇，都已遭他吞并；便远些的，他寨中出有蜂蜜，他收来和面，做成干粮，先期与这八个儿子屏退从人计议，各领一支人马，或做先锋，或做后队，或做正兵，或做奇兵，恰似风飞雷发，人不及知，早已为他杀害。只是他虽残杀部属，还未渡大江。

到万历二十九年，他乘南北两关相争，他竟助北关掳了南关都督猛骨孛罗，已直临开原边地了。后来又 将 孛 罗 杀死，止存得两个儿子，朝廷宣谕，责他擅杀，他不得已，还他次子革库管理南关，把他长子吾儿忽答招做女婿，留在自己寨里。盖因他地方山险，不能屯种，南关地方膏腴，有以耕植，故此要做抚养吾儿忽答为名，占他地土。延至三十八年，他竟着儿子莽骨大修筑南关寨栅，擅入靖安堡，结连西虏宰赛暖兔，窥伺开原、辽阳。恰值熊廷弼巡按辽东，知他奸狡强横，异日必为边患，上本要抚北关，作我开原屏蔽，

收抚宰赛暖兔，离他羽翼。

四十年，他兄弟速儿哈赤是个忠顺人，屡次劝他不要背叛中国，自取夷灭。哈赤恼了，一日请他寨中吃酒，叫心腹鞑子哈都将他脑后一锤打死。那边奴酋儿子洪太、贵永哥，将他寨围住，金帛子女，一齐抄掳，把他部下鞑子都收入部下。长子洪巴兔儿也屡屡劝他尽忠，不要侵犯中国，奴酋也把来囚在寨中。

四十一年，他又去谋害女婿鱼皮鞑长酋长卜台吉，台吉道势孤，抗他不得，领了部下逃到北关都督金台吉部下。不知这奴酋正有意要图北关，就借此为名，起兵与北关仇杀。一日着儿子分路领兵掳掠北关地面，将他寨栅焚毁了一十九座。总督是薛尚书之才，道：“前日不救南关，使猛骨孛罗遭建酋杀害，已为失策。今日若不救北关，使被他吞并，一来失开原屏蔽，二来失北关平日向化之心，三来长奴酋跋扈之气。”建议增兵四千，在开原各堡屯扎，以援北关，制奴酋。又翟御史凤羽中巡按辽东，他熟观事势，道：“目前之局，要急救北关，以完开原。”上本请添兵驻扎清河、抚顺，与奴酋巢穴相近，以牵他肘腋，使他不敢妄动。开原参议薛国用又道：“两关地极沃饶，建州多山，不大可耕种。不若令奴酋退还原占南关所辖三垒、抚安、柴河、靖安、白家冲、松子六堡，则奴酋虽然强大，不得不向清河、抚顺求食。这便我有以制奴死命，奴酋缘何敢妄想开原。”这时抚臣还怕失哈赤心，不欲，是薛参议抗议，说抚安是铁岭要害，断不可失。就因翟御史巡按清河，立了界碑。又抚按会议，把抚顺守备改做游击，与清河游击各统兵一千，若奴酋出兵攻打北关，便会同辽阳，出兵直捣他巢穴。这虽不铢铢为北关，却是保全北关良法。中朝布置已定，果然这奴酋要窥

伺开原，却当不得北关屏蔽在边，要跳过他入犯，怕是首尾夹攻；欲待先除北关，又怕北关一时未下，清、抚兵已入他穴中，这便首尾失据，只得诈为恭顺。有他部下夷人朵尔入边抢掠，他都斩首来献，要息缓我中国防他的心。他的心肠何尝一日忘了中国，忘了北关，只是要相时而动。正是：

网张鸞鸟姑垂翅， 檻密豺狼且敛威。

以夷攻夷，古亦尝用之。顾唐用回纥攻安史，究亦受回纥之祸；辽以阿骨打攻阿速，究起阿骨打之戎心。且为我用，固有石砮司之效忠，不为我，又有水藹之隐祸。而广宁之倚西虏，竟亦为充饥之画饼，则亦非长策也。谋国恃于人，而毋恃人。

徙薪之谋，盖亦多人，而究有烂额之惨，则不能无恨于守土者也。

第二回 哈赤计袭抚顺 承胤师覆清河

上策伐谋，中设险，重关百二。凭高望，烽连墩接，岂云难恃？怪在帷中疏远略，军器帅债先披靡。等闲间，送却旧江山，无坚垒。

嗟红粉，随胡骑，盼金缯，归胡地。剩征夫残血，沙场犹渍。泪落源围飞怨雨，魂迷远道空成祟。想当年方召亦何如，无人似。

右调《满江红》

想国家为边隅计，极其周详，即如辽东，河东以鸭绿江为险，清河、抚顺为要害，设城宿兵，联以各堡，烽火相接。又于辽阳之北，建立开原、铁岭、沈阳三镇，辽阳之东，建立宽奠一镇，滨海有金复海盖四卫，辅车相依，臂指相应，岂曰无险。又每堡有兵，领以守备，其余要害处，宿以重兵，领以参游，监以守道巡道，总镇处控制以巡抚总兵，难道无人。只是成平日久，各堡额兵，半为将领隐占，便有几个，也不晓得什么是战，什么是守，身边器械，无非是些钝戟锈刀，见几个贼人来，掩一掩堡门，放一把火，竖一杆号旗，便了故事。这原是不堪战的，却亦不堪守。堪战的不过是游兵标兵，却内中也有隐占，原无足数，时常操练，也只应名。就是几个零星鞑贼入境，也毕竟让他去了，后边放几个炮，赶一赶了事，也不曾经战阵，也是没帐黄子。所恃是

有几个留心边务的文武，不顾情面，清隐占，使兵无虚冒，汰老弱，使兵多精悍。又时时比验他武艺，看验他器械，鼓他的意气，又不去科敛，极其抚绥，结之以恩，然后有罪必刑，加之以威。如此地利，得人和可守。无奈武官常受制文官，只顾得剥军奉承抚按司道，这些抚按养尊，不肯做操切的事，边道一年作一考，只顾得望升，得日过日，那个实心任事。此所以一有变故，便到不可收拾。

当日辽东这几个留心地方的抚按去了，见任的巡抚是李维翰，总兵是张承胤，见歇了年余，不见动静，也便不在心上。这时是万历四十六年四月，例该抚赏，不料哈赤设下计策，十五日先着些部下夷人来领赏，自己带了些人马，悄悄随在后边。这日守抚顺游击姓李，名永芳，他循着旧例，带了些从人出城抚赏，方才坐得定，只听得一声喊起，赶上几个鞑子，早把李游击按番（翻）捆了。

纷纷金缯委膺裘， 自拟和戎有胜筹。

蜂虿一朝兴暗里， 也应未免槛车愁。

他身边几个内丁，急待救时，又转过几个鞑子，拔刀乱砍，尽皆惊散。

城中听得，也便鼎沸，却没了个主将，没人做主，慌慌的也没个倡议闭门守备。只见城门外尘头蔽天，早已一彪人马杀至，直奔游击公署，四门分人把守，不许百姓出入。却是哈赤，就在城中坐堂。各鞑子推过李永芳，李永芳此时已慌做一团，喜得哈赤身边站着一个官，姓佟，名养性，原是哈赤宗族，向来在辽阳总镇标下做一个把总，与哈赤打探消息的，后来张都院知道，要处他，他便逃入酋奴寨里，做个军师，向前道：“李将军，如今时节，轻武重文，做武官的，担了一个剥军的罪名，擢来只勾得总镇守巡节礼生辰，还有

讨荐谢荐，那里得养请妻子，若少不足，便生情凌辱，好不
受他气。况且你失了地方，料回南朝不得，不若背了，同享
富贵。”哈赤又道：“你若肯投降，俺毕竟重用。”李永芳
在下想一想道：“日来军政废弛，便是失机，也不就杀。只
是宦囊已被奴酋劫去，没得夤缘，毕竟不得出监门。不若投
降，且得一时快活。”便高声道：“若蒙不杀，情愿投
降。”哈赤大喜，便分付道：“李将军家小，不许杀害，他
衙中行囊，不许劫掠！”只是李永芳妻赵氏闻得永芳被捉，鞑
兵入城，早已自尽。哈赤知道，道：“不要恼，我赔你一个
夫人罢。”就把一个女儿配与李永芳，便差他同佟养性在城
中，将妇女不论有无姿色，并丁壮、百姓的金帛牛羊马匹，库藏
中钱粮军火器械，一齐收拾上车，陆续差人押解到老寨交卸。

这厢墩台上烽烟齐举，塘报的飞报入辽阳城来。张总兵
听了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忙来见李巡抚。传鼓进去半晌，李巡
抚开门出来相见，已是面无人色，半日做得一声道：“塘报
是失了城池，拿了将官，料是遮掩不得一个失机罪名。唯有
急发兵追赶，或是杀得他些首级，夺得些掳去的男女牛羊马
匹，还可赎罪。”张总兵道：“只恐我这边兵去，奴酋已去
远了。”李巡抚道：“没有个做地方官，听鞑子自来自去的，
一定要赶！赶不着，早请添兵添饷去剿他。事不宜迟，可即
便发兵！”也不顾这些兵是战得的战不得的。张总兵唯唯而
退，忙传令分付标下，整备干粮器械。李抚又牌取正兵营副
总兵颇廷相、奇兵营游击梁汝贵，各带本部人马，会同张总
兵部下，共有三万余人，即日出征。

上下慌得紧，出兵急得紧，也不管人是老的弱的、正身
替身，器械是有的没的、利的钝的，放上三个大炮，慌慌出
城。梁游击做了先锋，颇总兵做了合后，张总兵自统中军。

部下的这些总哨官兵，都许神愿，不要撞遇鞑子，得他先去，应一个赶的名罢；或是天可怜，收拾得他几个剩下不要的老丑妇人，跟走不上的老弱百姓，散失的骡马牛羊；或是侥幸，再得几个贪掳掠落后失了队的零星鞑子，拿来杀了，还可做功。马不停蹄行了两日，人心渐懒，步位渐乱。二十日将到抚顺，奴酋已自将城中所有都搬得罄尽，又将部下人马将养了两日，丢了一个空城前去。哨马见了，忙来回报。军士们听得鞑子去了，都生欢喜，只是张总兵道：“来了两日，城又失了，死鞑子不曾得一个，砍他头报功，怎生回去！”恰好李巡抚又差红旗官催促，道：“将领有退缩不行追赶的，便斩首号令！”张总兵听了，传令叫再赶。军士走了两日，正待歇下，不期总兵督促，只得前行。

又是一日，哨马报远远傍山有红白标子数十杆，鞑兵万数屯住。张总兵传令，叫各军准备火器，前往厮杀。这些军士只说照旧例赶一赶儿，那个有甚厮杀肚肠，听了好生吃惊。却又尘头乱起，哨马来道：“鞑兵回标来了！”张总兵分付管火器官快放火器，众人果然看着尘，乒乒乓乓，把那鸟嘴佛郎狼机襄阳炮乱放一阵烟，打个不歇手。可煞作怪，打时鞑兵兜住马不来，都打个空，一放完，正待装放火药铅弹时，他人马风雨似来了。梁游击见了，便率兵首先砍杀，扑做一处，张总兵与颇总兵也率兵努力夹攻。争奈他逸我劳，我兵无必死之心，他却是惯战之士，正在酣战之时，忽然添出两支生力鞑兵，从旁杀来，一裹把官兵围在核心，箭似雨点般射来。

总兵部下领兵指挥白云龙，他原领着本部兵，在后慢慢看风色，前边胜便乘势赶杀，不胜可以退避。这番鞑兵裹来，引兵一缩，早已缩出围外。千总陈大道，见虏兵势来得

勇猛，怕迟些难以脱身，趁围未合，也只一溜，两个不顾总兵，一道烟先自走了。这边张总兵见兵马逃的逃，死的死，料道不支，叫说：“且杀出去！”梁游击便冲了锋，两个总兵做了后继，家丁簇拥，好不拼命相杀。争奈这些鞑子，凭着马，只顾乱涌将来，就是砍得他一两个人倒，一两匹马倒，他后边随即涌上来，并不肯退，任着这三个将官、三万兵奋勇冲杀，莫想肯退一步，让一条路儿。梁游击杀得性起，大声喊杀，身上中了五箭，全不在意，不料一箭复中咽喉，翻落马身死。颇总兵也带重伤落马，被马踏做肉泥。张总兵为要突围，苦苦冲杀，亦遭奴兵砍死。

草染英雄血， 尘埋壮士身。

野人收断戟， 嫫妇泣征人。

其余将士，逃的生，战的死。只一阵，把三个大将，百十员偏裨，三万兵士，并三万人资粮器械、盔甲马匹，都丧于奴酋。附近居民，无不逃入开原铁岭沈阳等处。守堡将士，都惶惑不自保。

总之，近来边将都是处堂燕雀，平日守不成个守，所以容易为夷人掩袭；到战也不成个战，自然至于覆败。卒使狡虏得以逞志逞强，喜孜孜不惟得了抚顺一城蓄积，还又得这一战军资，回军建州。丧师辱国，有不可胜言者。

运筹无壮略， 一战竟舆尸。

叹息民膏血， 全为大盗资。

奴酋计袭抚顺，蓄谋已深，而以仓卒之师追之，适自败耳。主谓红旗催战，为败军之媒，则守土者将，任其虚而来，饱而去乎？恐如楨之坐视开铁，亦不任受罪也。

战有战气，聊以免罪，气先馁矣，何得不败！

第三回 拒招降张旆死事 议剿贼杨镐出师

迢迢烽火映三韩， 野戍孤嫠泣未干。
幕府阿谁挥羽扇， 雄关空想塞泥丸。
声残鞞鼓将军死， 马载红妆逆虏欢。
惆怅边隅几多恨， 萧萧短发舞风寒。

嗟乎！国家有死事之臣，可为国家扶正气，不知今日死一将，便已败一阵，明日死一官，便已失一城，却已伤了国家元气，坏了国家之事。至于用人，毕竟要揣量得这人胜得这事来，方才假他权柄。不然，勉强寻一个人出来，卸这担子与他，这人又不量承了去，一时也胡涂过，只是如民生何，如国事何！

辽东自张承胤败死了，李抚就一面具本题知，一面行牌整饬全辽兵备，又发兵协守要害地方。此时京师正阳门外，河水发红如血，内外惊怨，接这边报，兵部连忙具题，道张承胤已死，急须另推总兵。原任总兵李如柏，他是辽东铁岭卫人，习知辽中情事。又父亲李成梁，向做总兵镇守辽东，兄李如松，曾做总兵，督兵在朝鲜平倭、贵州平播。是个世将，用他镇守辽东。李维翰失事，另用一个杨镐，他曾为辽东巡抚，又曾在朝鲜做经略，如今仍升经略。还又道山海关是个重地，起一个原任总兵榆林宿将杜松，使他屯兵山海。屡次总兵建功朝鲜及播州的大刀刘挺，更有柴国柱等一千名将，都取来京师调用。立一个赏格：斩奴酋的，与他千金，世袭

指挥。加张承胤官，赐谥，赐祭立祠，赐名旌忠，以报死事，励生者杨镐、李如柏。命下，即令就道。杨镐便已于五月廿一日出了山海关。

烽火遍宸京， 枢臣事远征。

频挥白羽扇， 刻日犬戎平。

至辽阳，只是四方征调，一时未得到辽，全辽丧失士马二三万，一时招补不来。

奴酋细作布满辽东，他先趁着杨经略未出关时，分三支人马，去攻抚安堡、三岔堡、白家冲堡。这三个小堡，如何当得他大队人马，尽被他占去了。到了七月，他探得经略虽来，兵马还未集，他又亲领了精兵万数，竟从鸦鹘关进来，攻打清河城。

这城是个要害地方，原有参将邹储贤把守，杨经略因料是奴酋必攻，又调一个援辽游击张旗领兵协守，共兵六千有余，百姓不下数万。这两个将官，也是留心守备的，一听得奴兵入关，便就在城上摆列插木炮石，两个分城死守。只见二十二日早晨：

鼓角连天震， 旌干匝地横。

胡弓开月影， 画戟映霜明。

二将登城一看，奴酋骑了一匹黄骠马，打着面飞龙旗，两个儿子莽骨大、巴卜太，与两个叛将佟养性、李永芳，护卫在两旁，把鞭梢儿指挥夷兵围城。那张游击看了，面如火发，对邹参将道：“这奴酋他自恃累胜，公然立马城下，指点三军，旁若无人。我不若乘他不意，率领精兵五百，直取奴酋，若杀奴酋，贼兵无主自散了；倘不能取奴，亦须斩他几个首将，以死报国！”邹参将道：“将军虽是英勇，但张总兵以三万人败于奴手，今将军欲以五百人出战，何异羊投虎

口！不若坚守城池，待救兵来至，那时奴酋或是分兵往敌，我就可内外夹攻，他若退去，我就可掩其归师，这还是万全之计。”张游击道：“城小救迟，倘不能保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若决一死战耳。”邹参将道：“终是守安战危，还从守。”两个遂分守城堡，矢石齐下，也打死了好些鞑子。众鞑子便头顶门板，抵着矢石，下边用锹掘城。二将又将火器打去，自寅时攻守，到午时光景，城东北角渐渐坍塌，张游击自持大刀，亲挡其处。却见这干鞑兵，俱顶一个打死鞑贼，逼向城来，守城的还只道是他将来抵箭的，不料他向城边一齐撇下，堆积竟与城平，一千勇猛鞑兵，跳上尸骸，竟上城来。张游击听得赶来，手起大刀，连劈十数个鞑贼，只是鞑兵抵死不退，守城的都抛城顾家，众寡不敌，竟遭鞑兵杀害。

知胆斗疑大， 忠心石共坚。

犹思为厉鬼， 为国靖烽烟。

邹参将在城上防守时，恰值李永芳在城下率领贼兵攻城，远远道：“邹将军，不须苦战，不如学我，同享荣华。”邹参将便指手骂道：“叛贼！朝廷差你守城，不能守御，反行降贼，今日恨不得斩你万段，肯学你歹样？”永芳愤怒，催兵攻城，早已东北城陷，城中火起。邹参将便下城，率兵巷战，不能抵格，邹参将道：“反为叛将所擒！”拔出佩刀，自刎而死。

苦战野云愁， 吞胡志未休。

肯将忠义膝， 轻屈向毡裘！

城中军士六千余人，尽皆死战，不降。百姓万余人，强壮的都被他驱迫从军，老弱的尽皆杀害，妇女有颜色的带去，老丑的也将来杀害。自三岔堡至孤山堡，堡墙尽皆拆坍，房屋尽皆烧毁。奴兵未至暖阳、宽奠地方，人民闻风逃

散，抛家弃业，哭女呼儿，又有一干奸棍败兵，乘势抢掠，甚是可怜。比及参将贺世贤闻警，率领部下来援，早已去远，止将他押后夷兵追击，斩首一百五十四级，中国亡，却也不可胜计了。

此时朝廷要重杨经略的权，特赐他尚方剑，使他得便宜斩砍。杨经略便将来斩了先从张总兵阵逃，今又弃孤山不守的千总陈大道，移文催取各镇兵赴辽，酌量进剿，自己坐镇辽阳，分总兵李如柏出守沈阳。适值哈赤领兵自抚顺来，窥伺沈阳，遇着李总兵，被李总兵督兵砍杀，杀了他前锋七十余。奴酋见失利，便行退去。这厢援辽兵士，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处，发兵一万；延绥、宁夏、甘肃，固原四处，发兵六千；浙江发兵四千；川广，山陕、两直，各发兵五七千不等；又有永顺、保靖，石砭各土司兵，河东西土兵，又并杜总兵、刘总兵各总兵部下家丁义勇，通计十万有余，俱各出关，分屯辽阳等处。此时军声大振，但只是各兵出关众多，粮草日费不资。圣上轸念边防，发内帑银共五十万，户部行文加派，并开纳事例，多方措置，尚恐不给，所以举朝多恐师老财乏，都要议剿。就是杨经略，也见得征调来的都是天下精兵，统领的又是宿将，北关金台吉已剿奴一寨，愿出兵助阵；朝鲜又命议政府右参赞姜弘立，统兵一万从征，合夷夏的全力，以平建州这一隅之地，岂非泰山压卵！况且不早一决，使军饷日糜，也是坐毙之道。捱过隆冬，原有一个大举讨罪的意思。

到了正月，兵部道天气渐和，可以出征，请旨大颁赏格，鼓舞将士。杨经略也会同李如柏、杜松、刘挺、马林四个大将，议论出师。马林道：“王师当出万全，宜并兵一路，鼓行而前，执取罪人，倾其巢穴。”杨经略道：“大军既